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七

明　茅坤　撰

潁濱文鈔三

劄子

乞分别邪正劄子

文定分别之中猶以調停為説此所以元祐之政失之弱而蔡邪之黨復起矣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揺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争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

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温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

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蔭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

朝廷用鄧温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温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吕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過流便轉緩急不可保誠信不為過也若謂其懐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葢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

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効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懐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再論分别邪正劄子

再上劄更覺議論詳悉

臣令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

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覩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

舜之德則曰舉皐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册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

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

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内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

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葢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葢已厚矣

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説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葢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葢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睥覷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揺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

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愚竊謂易之内君子而外小人内者進之之詞也外者退之之詞也恐未必如子由所云内即以之任於朝外即以之布於州郡也宋時上下並有調停之説故子由亦不敢不附此為言子由與章蔡相讐者猶為此言然則彼之私相黨者安得不横為煽亂動摇之術乎

三論分别邪正劄子

此一劄又專在反已一著似尤得體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欲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意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

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益

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

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為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為

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為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强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臣且借畿內為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

貫而已令差役既行諸縣于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寛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令法為害而熙寧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寛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鄰縣人户願出錢雇人充役

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

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所同所有銜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俟誅戮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論當時邊事極痛快特以甫招撫後遽議易將似難從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

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覬望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議論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

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閒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内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

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域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
御西蕃董氊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
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葢有在矣事既不
遂而董氊昏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氊之家
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氊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
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
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
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旌鉞寵綏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

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踈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少緩之蜀人既定據嶮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

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嘗爲先帝所薄今誼朴爲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况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朝無措末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爲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

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懐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

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卻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臣觀葉康直之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面至狹號為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寇兵乃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畧而當熙河摇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戒

勑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
幾小息矣取進止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古今來以蠻夷攻蠻夷為最以附近土兵攻蠻
夷次之若調他中國强兵則非計矣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冦賊殺將
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場經
令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

為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而猶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衡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筭徒引歲月坐睎邉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為葢全不曉事留在邉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葢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藉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曰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

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
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
惇自沅州入過界即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
成者地形不便也令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
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
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令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
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敵人俾為魚肉要須畧行定
計使之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為可臣訪聞湖南北

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强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葢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羣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翦滅亦乞指揮廣西

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為無益矣取
進止

論開孫村河劄子

利害明悉

臣為户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畧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羡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

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横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陜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欵塞惟有黄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之餘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啟聖意灼知民

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已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北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

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然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

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瀕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愚冀以壯漲水爲害之

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敵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戎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戎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敵界中造舟為梁便于南牧臣聞塞外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畧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敵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

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説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説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嵗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者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嵗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禄不顧可否隨而

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戸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論回河劄子

子由所論回河已而一一皆驗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為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

輒奏言不便既而采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倡言於朝曰黄河自小吳決口乗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為口實

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内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

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黄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黄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冦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契丹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兾不可成之功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

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敵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敵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入敵境彼或造舟為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

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毁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橋黄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説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中止預約

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茍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饑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力如恐傷之今河以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痏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夫役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

不久矣然敵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瑺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翟灝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八

明 茅坤 撰

潁濱文鈔四

狀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即前箄請罷斜封墨勅之見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

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儉祇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

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託於明王孫輿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

當時執政人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安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寛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一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

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玩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然儀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

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通達治體之言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輙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

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别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棊布海内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輙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懐此心誰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

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寛䘏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

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令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其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

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茍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葢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

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踈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葢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撿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

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收大歷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

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幷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克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

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葢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吏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

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為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為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為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

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畧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

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等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

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為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没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勑纖悉且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

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
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于
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
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
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踈用
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
寛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
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論西事狀

此狀情事本末及制勝處元祐第一奏疏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畧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册命之恩時遣使人厚賜

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輙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補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于禁近議論幾事既具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冐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于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氊本與西

夏世為仇讐元昊之亂仁宗頼其牽制梁氏之簒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番之比乃者董氊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温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氊嗣子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悦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

結懽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為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為詞若以為不可則分董氊之舊科以三使頟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

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敵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簒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為怨至深羌虜之性重于復讐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册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

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于義甚長而羌人無謀遂肆桀傲内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闘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兇讐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别曲直以激厲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懐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頃為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内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

葢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逺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為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為邊備益兵練將則羌人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揺守邊無失則欵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敵請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

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為慢詞既違則地界可得無窮之
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
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
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畧為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令
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
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
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畧修臣禮使與講和要約不
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購其謀臣虞卿以為從秦

為購不若從齊為購于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于無事不一分别曲直而反聽命于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畧曰夏國項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絶歳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值至十餘千又命沿邊諸將吏迭行攻討横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勑諸道帥臣禁止

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筭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携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夏人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為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于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

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遺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

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敵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敵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巳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絶和市使熈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温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餙之以金錢而寛其繩墨使將

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敵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盖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

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懐慎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者數萬殺掠數千斤候不明備禦不及熈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怪畧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宏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

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葢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法令陛下何不取去歲册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長懼政修于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

其勲爵而復其位以激勵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于今不敢黙也小臣狂僣鈇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論蘭州等地狀

宋事與今國家事不同難以遽斷大較文定公亦只因主幼而當時兵將未得其禦夷之便故為此棄之之説恐非至計也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内亂用兵攻討於熈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决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黄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畧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

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閑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

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黙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内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

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荒裔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葢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尤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

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

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敵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特出虜畧勝負相

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熈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熈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為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雖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餽糧無有休日熈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

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熈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歳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内懐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

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輙獻在言惟陛下裁

擇幸甚

再論蘭州等地狀

老成持重典刑之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請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弃而與之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弃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葢

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㸃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為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内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横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畧

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弃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弃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茍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

或謂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逺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内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曰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

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疆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濞了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

執政欲弃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盜賊狀

　子瞻嘗請於徐州籍勇悍之夫督捕盜賊即此

意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龎涓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歷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刼畧倉庫以至發兵命將

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内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福禍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劚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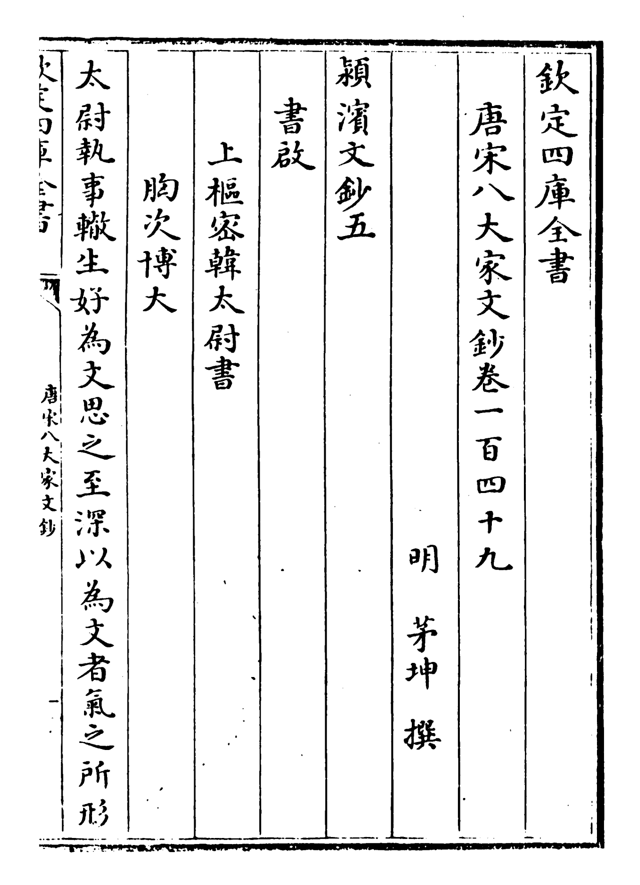
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旣無所歸勢必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旣設方畧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

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向人臣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内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内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别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殘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用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

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畧盡矣其間武藝絶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内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闕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闕大旱二麥不

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九

明 茅坤 撰

潁濵文鈔五

書啟

上樞密韓太尉書

胸次博大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寛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髙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

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没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廪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

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兩制諸公書

覽其文如廣陵之濤砰磕洶悍而不可制然其

骨理少切譬之揮斤成風特屬耀眼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為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奥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克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為楹小者以為桷

圓者以為輪梃者以為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榛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彊弓右毒矢陸死則甓象犀水伐則執蛟鱓熊羆虎豹之皮毛黿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掖足鱗鬣委頓縱横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隋侯夜光間以類玭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鋋鏘交戛遍為

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葢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葢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邦巽孔忠公西輿公西蒧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

末皆以自得于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説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葢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絶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冐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巳之得之也轍甞怪古之聖人既巳知

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慼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

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歎吁俞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魯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與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葢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

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葢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

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禄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几然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顔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名而知名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

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説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葢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

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氣岸自別劉長安恐不得不斂衽自謝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彌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

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絶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茍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

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仄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

逡巡而自愧葢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顧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上昭文富丞相書

予由所托諷富公處全在任人與篇末萬全之過四字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

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閒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天子寛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閒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益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来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為之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

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彊漢文皇帝之寛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為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丈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為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為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為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為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

實為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為君之事葢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為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為明主賢君者葢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不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葢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為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病者焉

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為子之才治之而無為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冐行而不顧是以能

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禄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呶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

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

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者葢亦已知

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决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為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為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慴於閭里行道之人為之不敢安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為敦厚不欲以才盜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

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為吏
崤黽之間閒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
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
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
為鹵莽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
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
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録於世方今羣公在朝
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彦聖有技之士士之有

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為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為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答黄庭堅書

雅致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

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葢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顔氏子飲

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賀文太師致仕啓

文有典刑且多風致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窮夔皐之偉業兼

方台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恩為用尚父雖老而膺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况復坐而論道本無黄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之下泝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卜以空踈誤辱知獎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

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歸掃墳墓絶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尚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為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荅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術學益世早遊侍從蔚為議論之宗晩入廟堂隱然衆庶之望屬

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鎮靜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薦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穎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蓋已外物誰與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尚不拒其來學轍以官守不獲躬

詣門屏謹奉啓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仲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塲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閒劇有宜狙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鐘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讀書中頗喜事

既挾策以干世誠安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効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治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葢將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取諸賢以自助驥騄之乘而罷駑與焉梗柟之林而樗櫟在是横蒙見録漫不自知此葢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

罄九官之汲引下逮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末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續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九